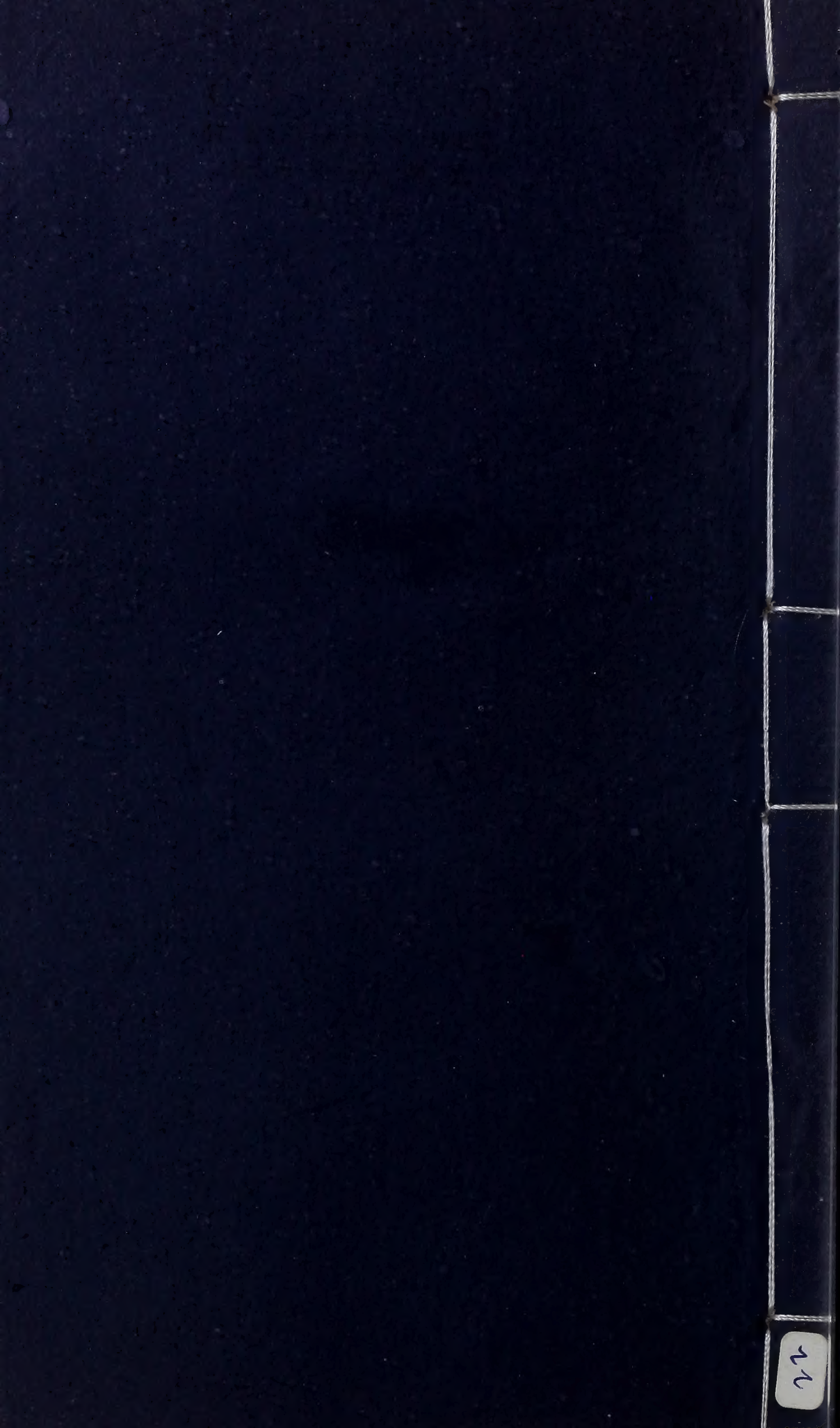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NO. 501

HGT.

LENG.

夢幻　　　　稗話廿二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汲古閣

虞山毛子晉生明季天崇間時流賊橫行兵興無定子晉本有田數千畝質庫若干所一時盡售去即以爲買書刻書之用創汲古閣于隱湖又招延海內名士校書十三人任經部十七人任史部更有欲益四人并合二十一部者因此大爲營造凡三所汲古閣在湖南七星橋載德堂西以延文士又有雙蓮閣在問漁庄以延緇流又一閣在曹

溪口以延道流汲古閣後有樓九間多藏書板樓下兩廊
及前後俱爲刻書匠所居閣外有綠君亭亭前後皆種竹
枝葉凌霄入者宛如深山又二如亭左右則植以花木日
與諸名士宴會其中商搉古今殆無虛日又有所謂一滴
菴者爲子晉焚修處中揭一聯云三千餘年上下古八十
一家文字奇爲王新城尚書筆也當崇禎末年歲屢荒人
民擾亂凡吳郡鄉城諸富家莫不力盡筋疲而子晉處之
自若其用意良深矣子晉沒後其子名扆字斧季者于諸
子中最爲知名又補刻書數十種以承父志實爲海內藏

書第一家也初予晉自述一夢夢登明遠樓樓中蟠一龍口吐雙珠頂光中有一山字仰見兩楹懸金書二牌左曰十三經右曰十七史自後時時夢見至崇禎改元戊辰忽大悟曰龍即辰也珠頂露山即崇字也遂于是年誓願開雕每年訂証經史各一部其餘各種書籍亦由此而成焉

楊貴妃

順治乙未陝西興平令賀文龍嘗夜夢一女子明璫靚妝由儀門直升堂級訴人侵地而去後一日賀出門經楊貴妃墓乃悟所夢爲之清界而封樹焉

許昌

嘉定有老儒名朱綱爲人方正不苟頗信佛老之說一日忽夢二冥使來召便隨之行至冥府心甚怖之少頃閻君打鼓陞殿司門者報云東昌府知府到綱聽稱其知府遂不甚驚綱上階閻君下座相揖分賓主禮閻君問曰公在任時判許昌弒母一案得無過當耶綱一聞此言前世事忽然見前對曰許昌實不曾弒母毒殺其母者乃惡妻也昌從外歸一知消息卽當縛妻首官正罪乃以情愛難割含糊隱忍猶同枕席尙得爲人子乎綱擬以春秋許世子

不嘗藥趙盾不討賊之例斷之曰弑母誰曰不宜閻君點頭曰公言是乃長揖送下階仍命二吏使導之歸遂醒米綱自此益信鬼神之事長齋繡佛杜絕世故以終其身焉此康熙初年事

傳聞之甚

錢塘吳志伊檢討著十國春秋最詳雅可傳嘗作吳越世家讀至歐陽五代史攷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于一方百年之際虐用其人云云乃歎曰錢氏據有兩浙幾及百年武肅以來善事中國保障偏方厥功實鉅至翦十三州

之物力以事中朝國以是漸貧民以是漸安何云非有

澤虐用其人歟豈仁者之言耶乃盡削五代史江表志歸田錄之譏謂傳聞之甚是夜檢討夢數百騎皆鐵兜鍪有金甲纁衣者擁一神人方準豐下雙童如電朱衣赤舄揖吳而言曰我唐吳越國王錢某也崎嶇山海閒斬蛟刈鱷保民立國不爲無功而爲歐陽氏謚貶幸公爲我雪千載寃再拜去吳驚悸而寤戈聲劍釆猶擊耳輪閒也吳農祥就正藁載其事

國初羊尖席氏有老奴朱雲者嘗以其女爲主人妾主人逝女輒夢侍寢懷孕四五月而墮則一物如敗荷葉紫色醫者曰鬼胎也三年凡三孕後其女遣嫁夢遂絶

自矜埋葬

劉秀才名大佑字約齋長洲人累舉鄉薦不售其所居在察院巷城守署之西署南有高墩明季兵燹後瘞骨纍纍雍正初城守某將盡徙其遺骼而築照牆秀才聞其議爲之憫然而窘於力因告貸於友朋得數金就其骸之藏於瓶者倩人善埋之計埋一百十一其甫竣盡矣秀才雖心

憐之而無如何也是年秋應省試仍薦而不售益鬱鬱不樂臘月廿四之夕秀才因於竈神前具疏自道其平生雖無大陰德然掩骼一事當亦可挽回造化何神聽之不聽也辭色憤憤越夕夢至城隍廟中神陞座呼大佑謂之曰汝讀書人豈不知功名遲遠有定何得自矜埋葬一事罔瀆神聽若再不悛當褫汝矜矣汝苟作善不怠何患不登科第耶秀才唯唯而覺越三載中雍正己酉科鄉榜第一百十二名後官中書舍人

改名

王奎字效乾吾邑磚橋人博學能文記其春怨云楊柳依依綠春風拂拂吹封侯君自覓日暮妾心悲頗得古意少時夢家門口貼進學報單認其名曰余奎遂易姓名赴試是年江南學院為余公正健果入泮相傳余公本無錫人三四歲時有遠客買去為子猶不忘其舊云

夢中判四

乾隆廿一年蘇州府前石碑忽倒觀者如堵綠兩童拋毬誤落碑後一童爬取碑倒壓死一童折左腿有老婦負回是時府尊薩公載適回署詢知其事乃謂書吏曰昨夜本

府夢上官委余判兩因罪一囚判斬字再判一囚有老婦再四哀求乃判減等茲聞老婦負回真符所夢也此童係滕痯藥之子孫及其壯也無惡不作混名海鬼以母控忤逆發遣正合減等之言

文敏公逸事

家文敏公維城以少司寇丁艱回籍夢見一大碑上書哀哀二字心甚惡之語其弟竹初明府竹初曰三口爲品兄將來當著一品衣耳未幾卒　詔贈尚書銜　賜葬於傳乃悟其夢

永和銀杏

揚州鈔關官署東隅有銀杏樹一株其大數圍直榦淩霄春花秋實乾隆四十八年冬月有某觀察夜夢一人長身玉立手持一紙上書甲寅戊辰甲子癸酉八字曰吾樹神也居此一千五百餘年興亾屢見公知我乎寤而恍然乃命精于推算者算得晉穆帝永和十年甲寅三月三十日也後厄于火凡一晝夜乃息既而復青

陳太守

吳門陳太守基德爲諸生時祈夢見一所似堂皇者屏門

上推有皇恩雨露深五字遂醒後入京鄉試以在科場中爲人代作文字事發拿交刑部會大旱得雨有旨赦獄犯減等遂得出後卒中式舉人充教習館期滿挑卸縣不數年擢河間府知府接印時入公館見有新黏楹帖適帝德乾坤大一門搖轉僅見下聯恍記夢中事到任未幾旋告病卒于家

夢斷龍獄

金蘭畦司寇官部曹時有同僚夢至一所燈燭煇煌侍衛森列堂上正坐者爲蘭畦旁坐更有二人外聞數千百人

呼冤聲擁一龍至階前俱訴曰孽龍行雨漂沒居民無算一吏趨進曰據天條當斬金不應旁坐者曰依例金拍案叱吏曰　雨因公漂沒過出無心法當流徙吏以例爭金怒曰汝等舞文宜斬命卽釋龍龍忽躍上天去呼冤者羣譽金金推案起遂寤

損陰隲除名

乾隆丁酉科龔太史大萬姚主政某同典廣西試首題爲斯民也二句某房官得一卷欲薦之忽夢見一人曰此人三破人婚姻損陰隲不可薦某以夢不足信遂薦之夜復

夢曰此卷係抄襲陳勾山舊作窗稿中有其文可查薦而不售衣巾尙在薦而或售據新例必除名汝雖無大處分何苦害人耶某以夢告主司謂我輩識勾山文足徵眼力若置前列恐遭磨勘附榜末或無害也主司以爲然及到部磨勘官復夢如前遂以抄襲除名

寫婚書

蘇州有韓生某能文章其嫡母有所愛僕婦新寡與僕某通欲嫁之而嫡母主其事無人爲作婚書命生作生恐傷陰隲辭之母固强之不得已爲作一稿令他人代書時值

秋闈生有婦歸寧母家未幾婦翁夢神告曰汝壻今科本當鄉薦以為人寫婚書除名矣醒以詢女女曰無之後歸家與姑言其夢始告以前事婦曰休矣是科貼出不得終場後數應試竟不第

鯉魚求救

蘇州婁門金命之之姪媳郭氏夜夢紅衣人伏地叩頭曰我東海縣人也明日有大難乞夫人救之郭氏不解其言因謂之曰汝住何處得來救汝紅衣人曰現住吊橋堍下某家魚桶內郭應之及天明召老僕告其故至吊橋堍下

某家果有一赤鯉不過四五斤重耳遂送至婁江搖尾而去

賀氏第

如皋高雲盧有妹名蘭生而穎異通五經工書法爲人持重寡言笑年十九隨其叔父漣漪公之衡陽官署適中元日晝寢夢有一老嫗謂曰送太夫人回故第促之登輿隨風飄飄然至一宅院扁曰賀氏第迴廊複道恍如舊遊惟空曠荒涼類久無人居者檻外老梧一枝風過蕭蕭有聲堂中設筵席席上燃香燭而遂居首坐老嫗旁侍階下有

蒼頭祝日主人遠宦在外今屆太夫人八二十周期老奴具酒饌冥資望來受享祝畢焚楮帛金銀傾出老嫗急取納諸袖中餘散滿地復令登輿送之歸遂寤以告家人且曰各品吾俱未食惟食西瓜少許覺胸中作惡吐出瓜瓤猶未化也是年秋旱署內久無此物矣逾年而卒雲廬悼亡云魂遠可能歸故土夢殘曾記話前因蓋紀其事云

先伯桂山公索嗣

先伯父桂山公幼聰穎十二歲能文先祖甚愛之至十七尚未婚娶以暴疾卒卒後七十餘年先君在夢中屢見一

少年並不識認謂先君曰吾汝長兄也吾旣無子又無祭享奈何醒而異之遂以第二孫庭蘭爲公後且命 詠增修其墓立石存焉陰陽一理之說斯可見矣然隔七十餘年始爲示夢何其遲也

沈肯松

蘇州沈念亭孝廉璠爲諸生時居京師最久一夕夢侍

上側捧盤進 御盤中有紙卷數十件 上從盤中

掣一卷以與璠手曰就是他璠啟視之乃肯松二字醒而

異之偶歸家適其弟赴童子試更名璠以夢告父父曰用

此二字可也是年肯松果入泮乾隆癸卯科登順天鄉榜其明年甲辰中會試第二歷官河南祥符知縣陞歸德通判余遊畢秋帆先生幕中亚沈君官祥符時也

夢董思翁

潘榕皋先生書法董思翁且慕思翁之爲人嘗臥病半歲一夕夢徬徨水濱一巨舸自遠來泊中有一叟鬚眉皓然潘摳衣入謁問其姓名叟曰子董其昌也潘心喜下拜起而言曰久欲見公不識公近在何所叟云欲識吾居頗憶我所書經否靑色靑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彼

有人焉子其無意乎潘初不記是何經語因言夙昔愛公墨妙如渴思漿亦能少酬鄙願否叟起立就几醮墨疾書俄成巨幅精靈變幻不可名狀潘喜甚復請曰能再書一幅否叟仰天而笑化成白鶴望空飛去潘急起追之了無所見惟見蓮影搖波香風四币潘手搴蓮子嚼而咽之甘美無倫蘧然而覺病遂愈彭一林先生嘗記其事

司馬達甫

司馬達甫亶江寧人河東河道總督騊之公子中乾隆癸卯副車以甲辰召試欽賜中書坦白無玼汲古不倦

常　漢銅印譜最多用顧從義集古印譜之例分爲職官　而私印又分爲四聲凡十六冊余遊京師嘗寓其家爲定甲乙後一年中翰忽病没年纔三十二也時上海趙謙士侍郎尙爲御史亦有同好遂將印譜借去隔一二年侍郎忽夢達甫來索印譜甚急且曰吾生平所好豈肯割愛讓他人耶侍郎異之遂將十六冊檢出還其子名淳者後遂不夢云

曹方廣

先君故友曹方廣鑛讀書自厲淹貫古今嘗取前人注釋

諸書輒爲駁正人笑其迂惟一生不遇坎軻終身嘉慶壬戌十月族兄嘯樓忽夢方廣來補服頂帽招要同往嘯樓辭以足疾曹曰此軀殼也至此復何顧耶吾先來致意緩日再相請耳嘯樓曰信如君言則吾將死矣吾死並無所怖第不知增何疾苦曹曰無他疾亦無所苦也遂去隔數日嘯樓果歿年八十一

擊蛇

吳縣鄉民有往穹窿山進香者見舟子擊一小蛇某在旁戲語曰蛇能索命擊之者往往不祥亟避去亦不救也是

夜夢有一蛇人立而言曰見死不救何忍心耶遂以尾擊其腮而醒覺而齒痛異常忽出黑血數升延醫視之曰此蛇毒也醫治半載始痊而其人之家資已蕩然矣

十神人

乾隆五十年丙午江南大旱自三月不雨至於七月時先君子年六十四偶觸暑腹疾大作醫藥罔効飲食不進者至四十日先君子亦自分不起乃謂泳曰吾嘗自占年可逾七十今病至此豈數之不驗耶一夕漏四下忽聞異香滿室庭樹肅然先君子忽張目曰頃吾夢見十神人來邀

余行余辭之已首肯去吾病其痊乎自是漸思飲食腹疾亦止月餘始平復至六十年七月先君子並無病夜夢十神人復至遂謂詠曰吾將殆矣竟以八月廿七日子時歿計延壽者十年亦奇矣哉

枯骨託夢

吳縣木瀆鎮有一富家買地作生壙某孝廉者爲經紀其事孝廉夜夢古衣冠才數人長揖而言曰公貴人也將來福祿無涯惟我輩枯骨全仗公成全幸勿拋棄當有以報大德也覺而異之至期開土果獲枯骸孝廉素不信鬼乃

棄擲太湖中未幾孝廉竟發狂疾月餘而死

詩人黃逵

乾隆辛亥九月余應紹興太守李曉園之聘與修府志同徐頭齋孝廉寓臥龍山下之愼餘堂即通判衙署也一夕夢有人布衣藍履揖余而言曰某玉壺山人也聞君等修志來助抄寫之役可乎余唯唯醒後猶能記憶次日早起偶展蘇州府志塚墓門見有山陰詩人黃逵者客死於蘇葬虎邱半塘寺號玉壺山人墓因補入文苑傳

鬼神弄人



嘉慶癸酉科江南首場有吳江某姓者夢一老人告曰汝文須用稻粱初熟啄糧戀彭蠡之濱橘柚方濃擇木念衡陽之浦四句可入彀醒而思之竟無可用之處因置之至次場禮經題係鴻雁來一句遂用夢中語及榜發竟未售後領落卷知文已呈薦被主司抹此數語故擯之因歎鬼神之弄人亦甚無謂也

秦檜鐵像

千古姦邪無踰秦檜墳冢䏶而雷殛掘狗彘而焚灰人心猶未快也今岳墳鐵像明正德八年浙江都指揮使李隆

始鑄銅爲之僅秦檜王氏万俟卨三人反接跪墓前久之被遊人擊碎萬歷中按察副使范涞更鑄以鐵而又添張俊一像　本朝乾隆中熊公學鵬爲浙江巡撫四鐵像又已擊壞縣官稟聞擬請重鑄熊未批準竊念岳王靈爽在天逆檜沉淪地獄久矣頑鐵無知何煩重鑄耶是夜熊夢四鐵像來叩謝階下醒而異之仍飭縣官重鑄至今存焉

四十一

蘇州蔣以暄於韋蘇州廟祈夢夢至一巨第門首牆上有眞草隸篆四行每行三字相同乃四十一也眞書一行下

旁註一悲字草書一行下旁註一去字隸書一行下旁註
一存字篆書一行下旁註一喜字醒後不解何義未幾其
尊甫贈公容齋先生歿時爲乾隆四十一年眞書一行乃
驗服闋以暄亦歿年四十一歲草書一行又驗以暄生
前耽吟咏多散佚歿後友人檢其遺稿僅存四十一首隸
書一行又驗嘉慶庚辰以暄胞姪泰堦官起居注主事加
三級恭遇覃恩貤贈以暄朝議大夫距以暄歿已四十
一載篆書一行又驗

元和徐孝廉名孝華初次鄉試在省寓夢途中猝有一貴人肩輿至僕從如雲徐避至道旁輿中人忽招手諦視之即其故父也言語甚多醒後都不記憶惟臨別曰汝三十三徐記在心然亦不明其義及嘉慶癸酉鄉闈報捷拆條乃三十三名始悟所夢

南遊夢

康茂園先生名基田山西興縣人乾隆癸酉鄉薦後曾作南遊夢數十年升沉顯晦了不記憶惟記舟至太倉州城下聽岸上人語云此太倉西門也欣然登岸進西門流覽

逾時出北門而去丁丑成進士筒發江蘇知縣似太倉或

有緣矣凡水陸所經如夢中所遇補新陽縣東去太倉西

門三十里調昭文出太倉北門七十里以爲夢兆已驗於

此或以陞太倉爲言終無驗嗣任嶺南調中州再至江蘇

官職日顯擢任河道總督年已六十有七矣因邵工大壩

被焚降太倉州知州至西門入城如舊遊旋署松江府知

府州人遮道送別公遵之由北門登舟然後知夢徵之乃

如此也因作南遊夢記

紅面金甲神

乾隆戊申年六月廿四日夜荆州大水灌城人民死者以千萬計半月前荆州府署中有幕友某蒲圻人夜夢有紅面金甲神持長鞭驅之甚急次夜復夢如前遂欲辭館太守問其故笑不言固叩之乃以實告太守驚曰署中恐有火災耶因備水缸數十百具置之大堂前此友竟飄然歸矣及水至滿城盡爲衝決四更初又有紅面金甲神隨燈數百盞由西北至東南城門自開水爲之洩活人無算制府畢秋帆先生有七律十章以紀其事

注蘇詩

桐鄉馮星實先生應榴中乾隆辛巳　恩科進士歷官至四川布政使告養回籍從事蘇詩羅百氏之說以證王施查三家之譌勤心博考朝夕不輟者至七年先是己酉十二月忽夢文忠公來高冠長髯相視而笑自此益力成之凡五十卷大約精誠所至便形夢寐其理然也

冥獄

僧允中俗姓張號蘊輝長洲人其兄芝岡先生鳳翼中乾隆辛丑進士余舊交也蘊輝少讀書不成遂出門習錢穀遊幕湖南有辰州府瀘溪縣知縣黃炳奎者延爲錢席嘉

慶元年苗匪滋事地方官競欲立功每得苗人不辨其是非曲直輒殺之黃適獲得張有一案七八人正欲辦理刑席他出遂交蘊輝屬稿蘊輝力勸不從卒詳上諭斬後一年苗匪平黃死年未三十耳至十九年秋八月蘊輝偶至揚州寓一飯店夜夢有兩人持去至一處高門大戶若今之督撫衙門見一少年上坐於堂皇兩旁吏役肅然如訊獄者蘊輝竊自念豈有人訟我耶何爲至此回頭忽見黃黃亦視蘊輝若不相識者蘊輝意以爲必是虧空案故累我也頃之召蘊輝名上坐者曰苗人張有一案汝所辦耶

蘊 始豁然記其事供曰大凡刑錢兩房辦案總聽東家
數主如此案當時原勸過東家不聽非我罪也上坐者曰
汝屬稿詳上官豈能逃避相持者久之上坐者遂目一吏
曰暫令還陽若能出家行善念金剛經三千遍懺悔罪過
便赦汝蘊輝不敢再辯但見黃痛哭已上刑具矣前兩人
復挾之出忽暗黑不辨道路且雨雪交下滿地泥濘一跌
而醒遂于次日收拾行李買舟詣高旻寺削髮爲僧余親
聞蘊輝自述如此

秀水王仲瞿曇乾隆甲寅科舉人載籍極博落拓不羈嘉慶丙子七月與余同遊雲臺山看其病重因促之歸杭州寓館丁丑八月初一日果死死月餘有錢唐馮霈田者仲瞿弟子也忽夢仲瞿著古衣冠自稱西華山神生前原欲在世間大興佛法因聲色之孽太重降爲岷山山神過五十年始可復位惟欲報一仇必致荼毒生靈則終古墮落然此仇必報也醒時猶能記憶此夢亦奇

王太守

江陰王僑嶠名蘇以翰林出爲衛輝太守者數年丁艱後

服闋北行歿于京邸適有嚴方伯名烺者與太守舊好遂遣一介攜其柩送回江南隔一二年太守有愛妾某忽夢其主人來召且命烹庖醒後猶能記憶自此不時夢去一日儕嶠諭之曰今日有嚴大人在此急作一兩樣好菜嗣後每夢嚴大人常在座中心甚疑之後詢之他人曰嚴方伯早卒矣又聞太守柩南還時路遇他舟觸其船者其水夫立暈暈而復蘇曰王大老爺命跟隨諸鬼笞之甚痛余在京時與儕嶠往來人甚謙雅不謂其死後靈爽如此

東平王馬夫詐人

江陰諸生有陳春臺者家甚貧以蒙館自給一日出門忽遇旋風一陣覺心骨俱冷歸而病作呼之巫者說有東平王爲祟家中人競請祈禱春臺素不信亦無力也有鄰媪代爲張羅借得五千錢一禱而愈後春臺知其事大怒乃寫一紙告諸東嶽謂東平王是正神何得向人索祭擾累寒士耶忽一夕夢東嶽神拘審春臺到案下聞堂上傳呼東平至矣回顧有著黑袍者參謁案前神問曰今有人告狀爾知之乎東平不認又召本境城隍神查訪城隍神上曰皁縣已查明是東平公馬夫狡獪東平實不知今馬夫

亦帶在此也東嶽神遂命斬之春臺跪案下見馬夫已綁出遂訴曰馬夫雖蒙正法生員所費之五千錢是挪措者倘求追還東岳神不荅作遲疑狀忽語曰汝于兩月後到靖江取之可也遂醒滿身大汗隔一兩月有至交在靖江以事札致春臺渡江去偶在路旁撿得小紙一張乃錢票適五千也忽思所夢因向鋪戸取之而歸此嘉慶廿四年五月事

自挽詩

虞山趙子梁同鈺能詩才名洋溢庚辰九月十五日夜夢

若有人謂之曰爾百日內當死何懵懵耶醒而怪之乃仿

隨園老人作自挽詩四首云本來原是夢中身噩夢無端

記得眞就使百年仍倏忽可堪餘日再因循安排𣲖簀須

防病商酌衣衾要顧貧一事在心怎瞑目未刊詩卷託何

人細想吾生亦快然即今五十四流年紘雖兩斷難回首

丁巳雙添是踏肩薄有才名傳世上差餘識見出人前便

教眞箇形銷化也算逍遙極樂天多謝閻浮不遽收寬期

猶得十旬休已忘書替來生讀未看花增幾處游亟典薄

田償客負牢持寶硯囑妻留直須一點無牽罣纔把文章

地下修呼來芍藥是將離畢竟瑤棺降幾時學淺忍拋詩弟子歸遲端諜女孩兒事經逆料雖無定夢出憑空卻可疑萬一不材冥主棄罡風還有引回期越三月餘並無恙眞夢之不足徵也

松雪翁入夢

余自束髮即學松雪翁書至十八九歲最喜臨摹山谷業師林蠡槎先生謂泳受病已深仍以松雪爲退轉之法後每見松雪墨蹟輒留神披覽如黃庭經樂毅論汲黯傳過秦論及洛神枯樹雪賦頭陁寺碑歸去來辭之類不一而

足中年爲英煦齋相國家鉤勒松雪齋帖十六卷旣又爲齊梅麓太守鉤勒松雪齋帖六卷則余與松雪雖不同時若有深契焉者嘉慶十八年九月余始遊吳興求所謂水晶宮蓮花莊紅蓼灘諸勝皆草煙木莽矣惟一品石尙在高氏一老寡婦家鷗波亭則僅存基址在蘆葦中松雪舊宅惟有一門甚低元時舊制也余徘徊于門外者久之遂告之太守趙公學轍歸安陳公三立烏程彭公志傑刻一碣曰元趙文敏公故里七大字立于舊宅之前一時觀者雲集歸至南潯舟中夜夢松雪翁來謝面圓而白鬚髯有鬢

身著藍衫一如曩時在畢澗飛員外家所見松雪自繪小像者醒而異之乃作詩曰北海追魂迹已陳公來入夢又何因燕臺一官原如寄公與中峯札云一官如寄鴻蹟千年自有眞爭說書禪成獨絕但言書法亦謙倫雖黃卻惟華亭老不肯從公步後塵蓋董華亭一生評論松雪至老年則漸漸服膺乃知松雪之書未易言也

夢神狡獪

大凡人心地不寧則多夢語又云日之所思夜之所夢余生平無妄想心而所夢者皆非所思也豈夢神故作狡獪

以揶揄弄人耶一夕夢至一處宛如舊遊高門大戸樓閣
巍然一童子出驚喜曰主公回矣忽見僕從如雲左右環
列入堂內則姬妾滿前擁夫人出見謂余曰兩子入京考
試尙未歸家自君之出所喜得三孫闔家康安豈非幸事
遂入內室見金銀如山若比今之藩庫尤爲充裕有五六
大櫃啓視之皆珠玉寶器無暇賞玩又一櫃皆貯古錢如
齊吉貨太公九府錢以至兩漢六朝錢幣不下數千百種
既而又見唐宋各監所鑄之錢中有年號從未經見者正
欲翻閱洪遵泉志及宋史食貨志爲之考訂源流忽聞外

堂人聲甚沸一老僕飛報曰兩郎君皆中鼎甲矣銅鉦數聲夢爲之醒悵然於枕上者久之又一夕夢與中貴人坐坐上皆列寶器及唐宋名人書畫圖籍有玉鴛鴦一對高二尺許瑩白如雪中貴人謂余曰此連城璧也余取視之失手落地分爲數片中貴人聲色俱厲余亦跼蹐不安跪謝曰願賠還乃取家産及所愛書帖悉賣之不足又乞舊好張羅借貸莫有應者自此大困飢寒交迫妻子亦鳩形鵠面不堪屬目也乃竊自念曰人生至此尚何足言吾聞世上事有眞有夢若眞也願速死若夢也願速醒頃之

果夢也余嘗有詩云人生如夢幻一死夢始醒何苦患得失擾擾勞其形李青蓮云處世若大夢爲千古達人語特未言夢之醒耳

和神國

幽怪記載李元之嘗夢往和神之國如死者數日而復生見其國人壽皆一百二十歲皆生二男二女與鄰里爲婚姻地產大瓠瓠中有五穀不煩人栽種而實水泉皆如美酒氣候常如深春樹木葉皆綵綠可爲衣襟云云余每有此論吾輩若能在此國作百姓則何有於功名富貴謀衣

謀食事耶雖羲皇上人不是過也乃作詩云欲買青山願未成心頭萬緒任縱橫何時夢到和神國無事縈心過一生

